



□ 陈恩浩

真是羡慕如今的孩子，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便拥有那么多的玩具，什么声控的、光控的、遥控的……还有在电脑、手机上的玩的很多，想我叫不上名儿的游戏，乐趣，仿佛是触手可及，按个开关便能铺天盖地。好酷啊！

儿时的我们，却有段不一样的时光。虽然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却一点儿也没能削减我们玩的欲望，相反，那些花样多如繁星的戏，如今回首起来，那美美的滋味，还萦回在甜甜涩涩的唇齿之间呢！

那时候，一块泥巴便可以消磨掉童年里某个阳光猛烈的下午。我们曾何等专注地调整着泥土与水的比例，努力把那黑乎乎的东西塑成尽可能多的形状，就像在创作人生无比宝贵的艺术。一场游戏下来，往往手黑如炭，连带一身的灰土，以至于当大人们训斥满身污迹的自己时，心里还在检讨哪里捏得不够完美，哪个角度还需要磨平。

那时候，放学后常常能看到弄堂里三五成群的小男孩围在一起，有的正单膝跪在地上，眯着一只眼睛……不用猜，这肯定又是一场弹珠“大赛”。“弹珠”，就是现在跳棋用的玻璃球。通常有两种玩法：一种是“出纲”，即在地上画线为界，双方各出数颗弹珠，看谁先把对方的玻璃珠打出界线，打着谁了，就把谁的弹珠“吃”掉，理所当然地成为战利品，这似乎有点像打桌球；另一种是“打地洞”，则是事先在泥地上挖出几个洞，谁先把弹珠打进洞里的一方为赢。我们之间常常互相攀比谁的弹珠赢得多，因为这可是一笔值得炫耀的财富呀！



□ 俞昌基

一岁半的外孙女伊伊有点感冒，在家静养。我看她老是搭积木玩拼板有些无聊，就在小纸片上写了几个与动物有关的成语教她认，如胆小如鼠、狼吞虎咽、狗急跳墙等。娃儿先前已经认识上百个字了，所以才两三天就记住了十多个成语，还兴致勃勃的劲头杠杠的，我还乘势又教了她“过目不忘”和“敏而好学”鼓励她。娃儿更是嘻嘻哈哈歪歪斜斜。当夜我一激动就酝酿了让她学一百个成语的小教案。

我选了一些与幼儿生活有关联的成语，打印在纸上，就“一对一”开讲啦！有时我一边秀表情拗造型一边教，如开怀大笑、愁眉苦脸、活蹦乱跳；有时我讲一些与自然美景有关的，如碧波荡漾、鸟语花香、红桃绿柳；有时我教一些要培养良好习惯的，如开卷有益、专心致志、胆大心细；有时也讲一些成语故事，如盲人摸象、井底之蛙、龟兔赛跑……考虑到萌娃的学习兴趣不能持久，每次不超过十分钟，每天一次。渐渐地，伊伊在欢声笑语中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成语。

有趣的是，伊伊慢慢学会在生活中运用成语了。天冷了她说寒风凛冽，有小朋友吮手指她说病从口入，外婆的嗓门分贝高了她说要轻声细语，不要大发雷霆……搞得我们有点哭笑不得又为她拍手叫好。这当然也赢得了不少亲友的点赞，而我也在教她的过程中充分享受了含饴弄孙的N个小确幸。

远去的游戏

那时候，我们男孩之间还喜欢玩凭身体和力量一较高下的游戏——“斗鸡”。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决斗场。大家单腿支地，手扳着另一只脚，用膝盖相互拼搏和撞击。憋着劲儿让对手松开手或者摔倒在地。有时以一对一，有时多人混战，要是遇上班级之间的大决战，那场面可“火爆”啦：操场上，沙尘滚滚，黑压压的一片人影，不断有人倒下，有人哈哈大笑，有人被夹攻，有人怪叫……童年的欢乐，真可谓是无忧无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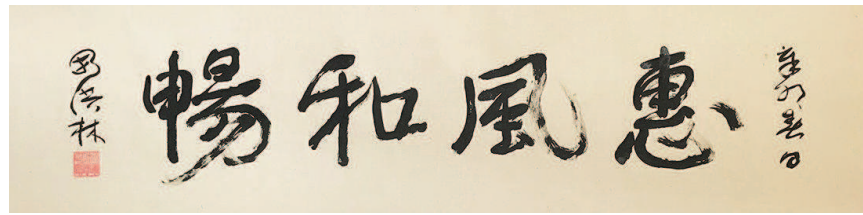
那时候，加一点“暴力”的打“弹弓”，是我们男孩最感刺激、最爽快的游戏。找一根“丫”字形的树杈或是用粗铁丝拗成“丫”字形，绑上橡皮筋，这就做成了弹弓。要是能搞到一小块皮革，安放在橡皮筋的中部，那就是时尚的家伙啦！至于子弹，多是纸团，也有人偷着用豆子、石子，不过经历一两次“玻璃窗事件”或“血案”后就没有多少人敢再次“以身试法”，毕竟老爸的“竹笋宴”滋味是不好受的。当然，这些个禁令是难不住其中的一些“调皮鬼”的，他们将黑板槽里的粉笔灰包上，瞄准目标，

射击……所到之处，灰蒙蒙一片，中弹者满头五颜六色，灰头土脑，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那时候，拥有“铁环”就如同现在的孩子拥有滑板车一样，是十分风光的事情。我曾一度为学不会玩“滚铁环”游戏而苦恼万分。看着小伙伴们手里拿着铁钩，“驾”着大圈小圈在马路神气活现，内心的郁闷绝不亚于如今骑着自行车与“宝马”狭路相逢。于是，拜师学艺，闭门苦练，在烈日下的弄堂里、马路边，我左绕右拐，与铁圈“殊死搏斗”……终于，它乖乖地听话了，听着那“哐啷哐啷”的滚动声，让我兴奋无比。

那时候，我们还跳“房子”、扔沙包、跳皮筋、捉迷藏、刮“片子”、抽陀螺、抖空竹（扯铃）、盯橄榄核、打康乐球……

旧日的时光已经远去，儿时的游戏已一去不返，那时的小伙伴已散落在人生的各个角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或许有一天，在某个喧闹的路口相遇时还会一起盘点，在走过的岁月里，我们曾拥有许多无比灿烂的游戏。



惠风和畅 周洪林(80岁)作



□ 邓为民

一次乘公交车，前门上来了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动作有点缓慢，司机见状连忙提醒老人，慢慢慢慢，不要急，我会等你们的。待老人上了车，在位子上坐好，司机才启动车辆。坐了几站，老夫妻俩要站起来准备下车了，司机又连忙告诉他们，现在不要站起来，到站了再起来。车辆到站，司机等老人下去后，又等了几秒钟才关上车门。目睹这一切，车上的乘客都夸赞这位司机体贴照顾老年乘客，服务态度好。司机说，等一等老人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也有年迈的父母，自己将来也会老。

司机朴实的话非常感人，善待老人确实需要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处做起。但是，不可否认，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尊重老人的事情。一次在超市购物，前面有一位高龄老妇在付款，她不停地在钱包里掏进掏出，大概是在找零钱。收银员的脸上就露出了不悦，嘴里不断催促着。老人付完钱，又慢慢地把物品放入袋中，收银员又是一脸的不屑。此时我心想，你有看冷眼的工夫，帮老人把东西放入袋中，岂不更好？

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现代

化的设施也越来越多，但时代在进步的同时也应该等一等老人。现在的道路越来越宽阔，同时也给老人过马路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老人走路慢，绿灯的时间又比较短，老人要走过长长的大马路确实不容易。因此，不管是转弯，还是直行的车辆，见到老人，还是请司机等一等，让老人先行。另外，现在看病、上银行、叫出租车等，都逐步实行了电话预约，或是要去自助机器上操作，这也给老年人带来了困扰。所以，在一切越来越自助化的当下，请等一等老人，在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服务的同时，也请留下一定数量的人工服务。

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同样需要体贴入微地照顾老人。和老人走在外面，要适当走得慢一点，不要让老人为了赶上我们的步伐而累得气喘吁吁。老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慢一拍，我们不要去催促，也不要一味去代劳，让他们慢慢去完成。尤其对一些高龄老人，我们不要去剥夺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只需要耐心等待老人做完，这样做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与孝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了老人们幸福地安享晚年，请大家都等一等老人。

□ 季节

1983年春天，同在上海鲁迅艺术学校求学的李达、杨建明和我，相约游豫园并留影一张，今年3月我将黑白老照片上传微信，奇迹来临，通过共同的朋友牵线，我们三人喜相逢。我和李达、杨建明三人曾是同桌，也曾同为嚶鸣文学社的成员。这张老照片，让我回想起了30多年前嚶鸣文学社的往事。

1982年下半年，上海鲁迅艺术学校在上海开办，当时有文学创作班、电影艺术班、戏剧表演班、儿童文学创作班等等。鲁迅艺术学校的校长是位个子不高但很有艺术才华的穆尼老师。在开学典礼上他讲到，第一届鲁迅艺术学校是在延安办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很多很多艺术人才，第二届办在上海，就是要为“文革”后断层的文化、文艺界培养人才。这让当时的我们欢欣鼓舞，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1984年5月25日，大多数同学舍不得结业后的分手，上海嚶鸣文学社应运而生。我任文学社社长，李开坤为嚶鸣文学社刊物的主编，我们还特聘穆尼校长为我们的名誉社长。300多名鲁迅艺术学校和社会上的文学青年成为首批嚶鸣文学社的成员。值得一提的是，永远留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也曾是我们嚶鸣社的社员。当年5月的文学报、青年报、上海工人报等媒体还报道了文学社成立的消息。

当时，我们邀请知名作家和诗人王宁宇、黎焕颐、沈寂、刘崇善、张锦江、王安忆、顾浩君、庄稼等人为嚶鸣社顾问，请他们定期为社员上写作课。我们的活动地点大多在四川中路元芳弄小学和当年上海电视台隔壁的南京西路小学。

1984年9月8日嚶鸣文学创刊号顺利出版，之后两个月左右出一期刊物。普通的油印纸叠加装订成册，现在看起来很老土，但在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极为珍贵。每个社员都将社刊视若珍宝，手捧着自己亲手写的文章变成的铅字油印本，喜极而泣。这种感受现在的青年是无法感受到的。

上海嚶鸣文学社为我们年轻的生命注入了文学梦。经过几年的打磨，多数社员的写作水平不断见长和提高，作品不断在社会各大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很多社员纷纷进入报社当了记者编辑，有的还成为作家诗人。

因为年代久远，还有很多当年的社员如今没有联系上，但我相信他们依然爱着手中的笔。

我们在找寻你们。

文学梦的起点